

# 乔治市红毛路 基督教墓园



**GEORGE  
TOWN**  
WORLD  
HERITAGE  
INC.



马六甲与乔治市  
马六甲海峡的历史名城



# 目录

- 2 乔治市红毛路基督教墓园概览
- 4 圣公会圣乔治堂
- 6 坟墓与亡者的数量
- 7 亡者的族裔
- 7 亡者的职业
- 7 亡者的性别与年龄
- 8 历史名人
- 26 墓碑式样与材质
- 28 象征符号
- 29 铭牌形状与材质
- 29 参观墓园注意事项
- 30 参考资料
- 32 乔治市世界遗产机构简介

## 乔治市红毛路 基督教墓园概览

红毛路的旧基督教墓园是乔治市世界遗产区内的一级古迹，与毗邻的天主教墓园同为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786年在槟榔屿建立殖民地之后不久所开辟。

在早期地图与文献中，基督教墓园与天主教墓园统称为“坟场” (Burying Ground)，两者未作区隔。由此可见，在新殖民地建立之初，基督教（新教）与天主教颇能互相包容，尽管在当时的欧洲双方势不两立。

据档案记载，第一名在这里下葬的是1787年逝世的威廉·默里（见页24）。这显示在莱特登陆槟榔屿之后不久，这座坟场即已启用。那时候乔治市的范围还未延伸至此，坟场所在地仍有部分为沼泽所覆盖。

当英国在亚洲的贸易利益因拿破仑战争而受到威胁，当局于1805年决定将槟榔屿发展成海军及造船基地。随着槟榔屿升格为英属印度的第四行省，总督菲利普·邓达斯 (Philip Dundas) 领导下之殖民政府的任务之一，是建造一座新教教堂，并且为原有坟场划出明确的范围。

随着乔治市日益发展，原有坟场因容量有限，逐渐无法容纳大量运送至此安葬的阵亡将士，或因罹患热带疾病而亡故的人员。最终在1817年，当局扩大坟场范围，并且在四周筑起围墙。一年之后，人们期待已久的圣乔治堂终于建成。1819年，加尔各答主教托马斯·范肖·密德尔顿 (Right Reverend Thomas Fanshaw Middleton) 为圣乔治堂举行祝圣礼。相信是在那个时候，坟场一分为二，以一堵墙切分为天主教墓园和基督教墓园。

在19世纪，疟疾、霍乱、痢疾、肝炎等热带疾病是槟榔屿人口死亡的最大肇因。虽然槟榔屿时常有热带疾病肆虐，但反讽的是，驻扎在印度的英殖民官员和军事人员都将这座岛屿视为疗养避暑的胜地。





## 圣公会圣乔治堂

早期新教徒的礼拜仪式，可能是在现今位于莱特街修道院学校内的总督府 (Government House) 举行。最早记录在案的圣公会婚礼，是玛蒂娜·罗塞尔丝 (Martina Rozells, 1794年逝世的槟榔屿开埠者法兰西斯·莱特船长的遗孀) 与约翰·提默 (John Timmer) 的婚礼，时为1799年。

圣乔治堂始建于1817年，次年落成，是东南亚最古老的英国圣公会教堂。

圣乔治堂的设计出自马德拉斯土木工程师詹姆斯·利利曼·考德威尔 (James Lilliman Caldwell)，负责建筑工程的则是隶属英属印度孟加拉工兵团的罗伯特·史密斯中尉 (Lieutenant Robert Smith)。史密斯中尉也是一名富有才华的油画家 (槟州博物馆藏有他描绘早期槟榔屿的作品)，1816至1819年间驻扎槟榔屿担任监督工程师。他设计的圣乔治堂在建筑上属于乔治王时代帕拉第奥 (Georgian Palladian) 风格。

1819年5月19日，加尔各答主教密德尔顿为圣乔治堂举行祝圣礼，随后再为基督教墓园举行祝圣礼。

圣乔治教堂内及其庭院里现存6个纪念铭牌或纪念碑 (另外18个已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分别纪念以下6人：



✠ 约翰·亚历山大·班纳曼 (John Alexander Bannerman), 1817 至 1819 年间担任槟榔屿总督, 圣乔治堂在他任内建成, 逝世后安葬于红毛路基督教墓园 (见页19)。

✠ 查尔斯·安德鲁·布鲁斯 (Charles Andrew Bruce), 1810年3月至12月担任槟榔屿总督。

✠ 康华利斯侯爵 (Marquis Cornwallis), 康华利斯堡即以他命名。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出任英军司令官, 1781 年在约克镇 (Yorktown) 之战中被乔治·华盛顿所率领的美国革命军打败而投降。他在1805 年逝世于印度加济布尔 (Ghazipur) 之前, 曾两度出任英属印度总督兼总司令。

✠ 威廉·阿姆斯特朗·克拉贝 (William Armstrong Clubley), 曾担任槟榔屿辅政司及掌管官方仓库, 1826 年安葬于基督教墓园。

✠ 约翰 (杰克)·普劳德富特·苏特 (John [Jack] Proudfoot Souter), 圣乔治堂管风琴师及合唱团团长, 1964 年在家中遇劫身亡。

圣乔治堂前的纪念亭纪念的是槟榔屿第一任殖民官 ✠ 法兰西斯·莱特船长 (见页16)。莱特死后安葬于基督教墓园, 其坟墓原本未标识, 至 1824 年才加上墓碑, 同时在公众捐款之下于圣乔治堂前建设纪念亭。当局为配合莱特逝世100周年, 于 1894 年修葺他的坟墓。

.....

### 富勒顿夫人下葬之谜

哈莉雅特·富勒顿 (Harriet Fullerton, 卒于1830年), 海峡殖民地总督罗伯特·富勒顿 (Robert Fullerton) 的夫人, 是档案记录中唯一下葬在圣乔治堂内的人。据说由于富勒顿夫人对待家里的佣人过于苛刻, 富勒顿总督担心其夫人的坟墓会遭到报复性破坏, 遂于基督教墓园举行一场假葬礼, 而实际上她真正安葬之处是在教堂圣坛地板下。

1830年7月3日 (星期六) 《威尔斯太子岛公报》有关该葬礼的报导写道: “这位备受尊敬的夫人的遗体于周四早上安葬在圣乔治堂的圣坛, 此间几乎所有人都出席了这场备极哀荣的葬礼。”

.....

## 坟墓与亡者的数量

2013年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基督教墓园内总共有459座坟墓或墓碑，其中包括432座保持原位的坟墓和27座被移动过的墓碑。无论如何，坟墓或墓碑总数未必与亡者总数相等，因为有一些坟墓内同时埋葬着数名家族成员，部分被移动过的墓碑上也镶有一个以上的铭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未必所有坟墓都葬有死者的遗体。以帕特里夏·伊莉莎白·肖 (Patricia Elizabeth Shaw) 为例，她实际上死于英格兰，很可能也是葬在那里。

根据原位墓碑和移位墓碑上的记录，埋葬在墓园内或在墓园内立碑纪念的人数，至少有345人。墓园内还有150个无名墓碑，这意味着墓园内总共埋葬了至少495人。另外，可能还有一些坟墓没有被标识出来，也有一些坟墓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毁于日军的轰炸。由此看来，墓园内原有坟墓的数量，肯定超过目前所知的数量。



▲ 可能是从二战轰炸所摧毁的墓碑中抢救下来的12块铭牌，镶嵌在墓园南方的围墙上。



## 亡者的族裔

根据墓碑上的刻字，安葬在墓园内的人士分别来自至少10个族裔，包括美国人、亚美尼亚人、澳洲人、华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

由于碑文未说明墓主的原生地、碑文模糊不清或严重损坏、或者墓碑已不存，部分埋葬在墓园内或在墓园内立碑纪念者的族裔背景无从确认。

## 亡者的职业

下葬在墓园内的人士来自殖民地社会的各个阶层，从高阶政府官员和公务员，到军官、警察、医生、工程师、法官、商人和传教士，不一而足。另外，种植园主、印刷商、酒店老板、桶匠、造船匠、水手和战俘，也在亡者之列。下葬于此的妇女很可能都是家庭主妇。

## 亡者的性别与年龄

根据2013年的调查，墓园内埋葬着244名男性和129名女性，其中年龄最大者84岁（威廉·托马斯·路易斯 William Thomas Lewis），最小者是一名出生仅4天即夭折的婴儿（威廉·邓肯 William Duncan）。

早期槟榔屿人口的平均寿命不高，因此毫不令人意外的是，年龄介于18岁至60岁的亡者占了总数将近一半（210人），其中又以年龄介于18至30岁者为大多数（94人）。在已知遗骨总数中，婴儿及儿童所占比率略高于10%



# 历史名人

红毛路基督教墓园是许多与早期乔治市及槟榔屿的开辟与发展有关联的重要人物安息之地，他们包括乔治市开埠者法兰西斯·莱特、多位历任总督、殖民政府官员、东印度公司官员、商人等。

## 1. 迈克尔·阿拉顿·安东尼

(Michael Arratoon Anthony, 1841 - 1878)

### 玛丽娅姆扬·安东尼

(Mariamjan Anthony, 1817 - 1870)

A.A.安东尼的儿子和遗孀

迈克尔·阿拉顿是安东尼·阿拉顿的长子。安东尼是A.A.安东尼公司(A.A. Anthony & Co.)的创办人，该公司成立于1840年，是槟榔屿第一家股票经纪公司。迈克尔在1861年进入该公司担任助理，四年后晋升为合伙人。迈克尔后来与弟弟约瑟夫联手，将A.A.安东尼公司发展成槟榔屿首屈一指的航运与贸易公司。他们另有10名兄弟姐妹。他们的母亲玛丽娅姆扬也葬于墓园内，与迈克尔为邻。



▲ 迈克尔·阿拉顿·安东尼



▲ 玛丽娅姆扬·安东尼

## 槟榔屿的亚美尼亚人

19世纪的槟榔屿有一个小规模亚美尼亚社群，阿拉顿家族是其成员之一。从17世纪初奥斯曼—波斯战争开始，亚美尼亚人被迫离乡背井，迁徙到波斯（今伊朗），然后沿着印度次大陆与东南亚之间的香料之路，寻找更好的生活和商业机会。

亚美尼亚人对早期槟榔屿丰富多元的历史有诸多贡献。在漆木街建造圣额我略教堂(St. Gregory's Church, 又称亚美尼亚教堂，现已不存)的商人卡恰图·加拉斯通(Catchatour Galastaun)，在土库街设立乔治市药房(George Town Dispensary)的撒迪厄斯·阿韦屯姆医生(Dr Thaddeus Avetoom)，以及创办乔治市华盖街依恩奥酒店(E&O Hotel)、仰光斯特兰德酒店(The Strand Hotel)和新加坡莱佛士酒店(Raffles Hotel)的萨奇斯兄弟(the Sarkies Brothers)，都是亚美尼亚人。槟榔屿升旗山上的克拉格酒店(Crag Hotel)，也是萨奇斯兄弟的产业。

槟榔屿的亚美尼亚社群规模不大，却有两条街道的命名与他们有关。阿拉顿路(Jalan Arratoon)和亚美尼亚街(Lebuh Armenian)，华人将此街分为两段，分别称为打铜仔街和本头公巷)的命名，彰显了亚美尼亚人对槟榔屿的贡献。

## 2. 华人墓碑群 (1860年代至1880年代)

墓园内有多个华人墓碑，其最早年份可追溯到1860年代。据信华人墓碑原来多达30座，但后来因为部分墓碑受自然侵蚀或疏于维护而损毁，最近一次的调查仅记录到12座。

这些墓碑的主人很可能是太平天国起义 (1850至1864年) 失败之后，遭清廷迫害而逃到东南亚避难的客籍基督徒。

华人墓碑中有两个颇为精致，上面刻有中英碑文。不过，有些华人墓碑十分朴素，显示墓主可能是为殖民地主人工作期间改信基督教的华人。

▼ 太平天国起义.



注：由于大部分官方档案已毁于1941至1945年间的日治时期，这些华人墓主的来历已无从查证，只能从墓碑上的蛛丝马迹加以推测。

---

## 3. 弗莉达·胡滕巴赫

(Frida Huttenbach née Kramer, 1859 - 1881)

弗莉达·胡滕巴赫(娘家姓氏为克拉默 Kramer)可能是胡滕巴赫兄弟公司(Huttenbach Bros. & Co.)创办人兄弟之一的妻子

1872年，奥古斯特·胡滕巴赫(August Huttenbach)来到槟榔屿担任卡茨兄弟公司(Katz Brothers Ltd.)的助理。后来他与

弟弟路德维希(Ludwig)合伙设立胡滕巴赫兄弟公司，并在槟榔屿和新加坡设立办事处。

槟榔屿和亚齐之间第一条定期轮船航线，为胡滕巴赫兄弟所经营。他们也通过蒸汽轮船，将印度劳工从印度东南方的科罗曼德尔海岸(Coromandel Coast)引进马来亚。他们还经营冰厂，并且制造槟榔屿老店屋地板常用的花砖。



胡滕巴赫兄弟最为人记得的贡献，是他们开创了槟榔屿街道照明的先例。他们于1870年代实验性地在土库街的一小段装设煤气路灯，结果给市政局委员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发出一份为期40年的合约，让他们为乔治市的街道提供照明。

#### 4. 约翰·罗迪克 (John Rodyk, 1770 - 1845)

*荷兰东印度公司辖下德那第岛总督*

1788年，服务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约翰·罗迪克以18岁之龄从阿姆斯特丹航向印度。他在爪哇岛短暂居留之后，被派到德那第岛出任总督。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期间，欧洲列强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也受到影响，荷属德那第岛及香料群岛中的其他岛屿遂落入英国人手中。

在荷兰人于1803年返回香料群岛之后，罗迪克选择自愿离开而前往马来半岛。他以退休者的身分在槟榔屿度过42年，直到逝世为止。

#### 亚历克斯·科鲁亚比克/亚历山大·科纳比

(Alex Coruabic / Alexander Cornabie, 1737 - 1813)

*荷兰东印度公司辖下德那第岛与安汶岛总督兼董事*

亚历山大·科纳比于1761年乘荷兰东印度公司船舰命运号(Fate)前往印度，随后平步青云，1793年成为德那第岛(香料群岛旧首府)的总督兼董事，1894年成为安汶岛(香料群岛新首府)最后一任总督，直到该岛被英国人接管为止。科纳比后来与约翰·罗迪克(见页11)等



荷兰殖民官员投效英国而来到槟榔屿，并在这里度过余生。

香料群岛（今摩鹿加群岛）位于班达海，早年是全球唯一的豆蔻和丁香产地。当年这些香料比同等重量的黄金更为值钱，以致香料群岛以及可带来丰厚利润的香料航线成为了欧洲殖民列强激烈竞逐的场域。

## 5. 科妮莉亚·约瑟芬·范索梅伦

(Cornelia Josephine van Someren,  
1824 - 1892) 家庭主妇



科妮莉亚·约瑟芬·范索梅伦是荷属德那第岛总督约翰·罗迪克（见上文）的幼女，其丈夫是在槟榔屿担任验尸官多年的彼得·罗伯特·范索梅伦(Peter Robert van Someren)。范索梅伦逝世于1861年，同样下葬在此墓园内。科妮莉亚在丈夫逝世后继续活了30多年，直到1892年逝世为止。根据记录，她是此墓园的最后一名下葬者，后来的死者均下葬于西方路基督教墓园。

## 6. 大卫·布朗 (David Brown, 1776 - 18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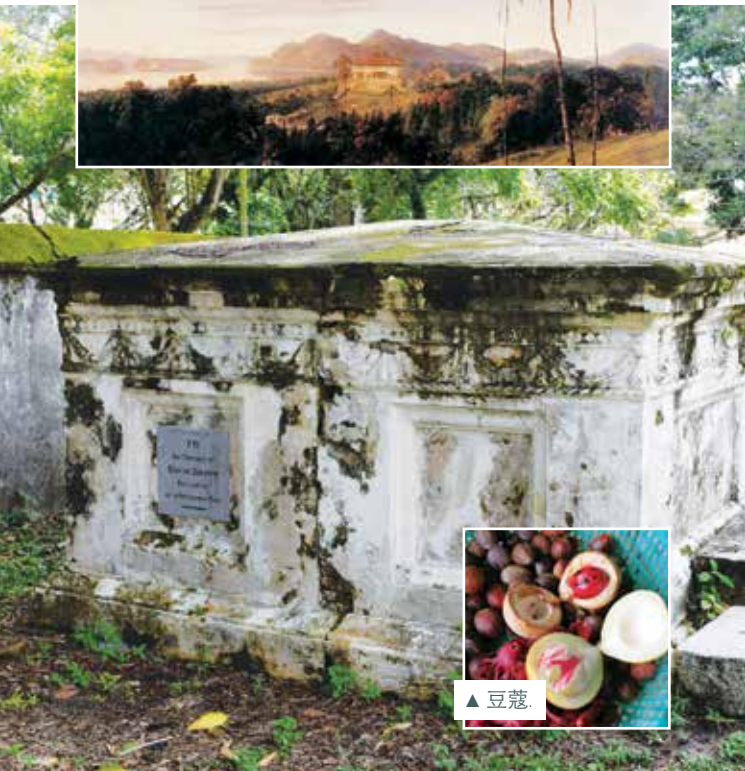
种植园主、地主、商人、社区领袖、社会名人

1802年，时年26岁的大卫·布朗从苏格兰长途跋涉，来到槟榔屿接手管理家族父辈死后留下的产业。他很快就在岛上建立起自己的事业，并与生意伙伴詹姆斯·卡内基 (James Carnegy) 和帕特里克·克拉克(Patrick Clark) 联手，创办一家名为卡内基克拉克公司 (Carnegy, Clark & Co.) 的商行。

布朗来到槟榔屿不久即开始大量收购土地，到1806年所持有的土地面积已多达915英亩。早期槟榔屿之所以成为香料之岛，布朗的大型胡椒、豆蔻和丁香种植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早在1808年，他的种植园年产300吨胡椒，占当时全岛胡椒年产量20%之多！拜布朗早期建



▼ 1812 年的牛汝莪庄园大宅.



▲ 豆蔻.

立的商业性豆蔻种植园之赐，槟榔屿至今仍有许多豆蔻园，是马来西亚的主要豆蔻产地。

布朗以一名成功商人的身分，在逐渐成长的槟榔屿殖民地社会中扮演要角，几乎所有社交聚会都会有他的踪迹，各种公共事务委员会里也都有他的身影，而且往往是以主席的身分出现。1816年，他既出现在槟榔屿大英义学创始委员会和董事会名单上，也担任公共图书馆的创始财政，又是圣经辅读会 (Auxiliary Bible Society) 的创始委员。49岁时，他在因病前往外地疗养途中于英国东印度公司船舰温莎号上逝世。



## 7. 杰克逊家族纪念墓碑

格雷戈里·杰克逊中校 (Lieutenant Colonel Gregory Jackson, 1780 - 1835)、其妻玛蒂尔达·杰克逊 (Matilda Jackson, 1776 - 1835) 及其子格雷戈里·杰克逊 (Gregory Jackson, 1814 - 1835)

杰克逊家族三名成员因为在他们位于埃尔维拉山 (Mount Elvira) 上的别墅感染“森林热病”，而不幸先后于24小时内逝世。所谓感染“森林热病”，显然是当时对恶灵上身的婉转说法。那件事之后，杰克逊家的别墅闲置多年，无人居住。

据《新加坡陆路自由报》(The Overland Singapore Free Press) 1860年代的一篇报导，“本报上期提及的那宗悲惨事件导致人们避开杰克逊山（埃尔维拉山）长达25年，即使是华人垦殖民也不敢趋近”。人们直到1880年才发现并确认，“森林热病”实际上乃是疟疾寄生虫所造成。

---

## 8. 詹姆斯·司各特

(James Scott, 1746 - 1808)

商人、地主

詹姆斯·司各特于1786年乘坐德雷克号 (Drake) 来到槟榔屿寻求财富，是岛上最早的拓殖者之一。槟榔屿首任殖民官莱特是他的朋友，两人密切的商业伙伴关系让他得以在商业上取得巨大的成功。



司各特与莱特的亲密关系始于印度，两人在七年战争期间同时投效英国皇家海军。退役之后，他们以散商的身分在普吉岛分别设立商业据点。由于这一经历，他们了解周边的海域，掌握当地各种语言和文化，并且对这一区域错综复杂的贸易环境有深入的认识。

在他的经营下，司各特与莱特合伙成立的司各特公司 (Scott & Co.) 很快就立足槟榔屿。司各特公司实际上垄断了岛上的贸易，到1793年便累积了大量的资产，旗下物业、船舶、货物及商品的价值占岛上欧洲人资产总值将近三分之二，其中包括7艘商船。

以其资本之雄厚，司各特成为岛上最大的放贷者及地主，便不足为奇。司各特公司也曾短期垄断胡椒和锡矿贸易。他后来逝世于名为“苏格兰”的私宅，享年61岁。

## 司各特家族与布朗家族 – 槟榔屿两大世家的没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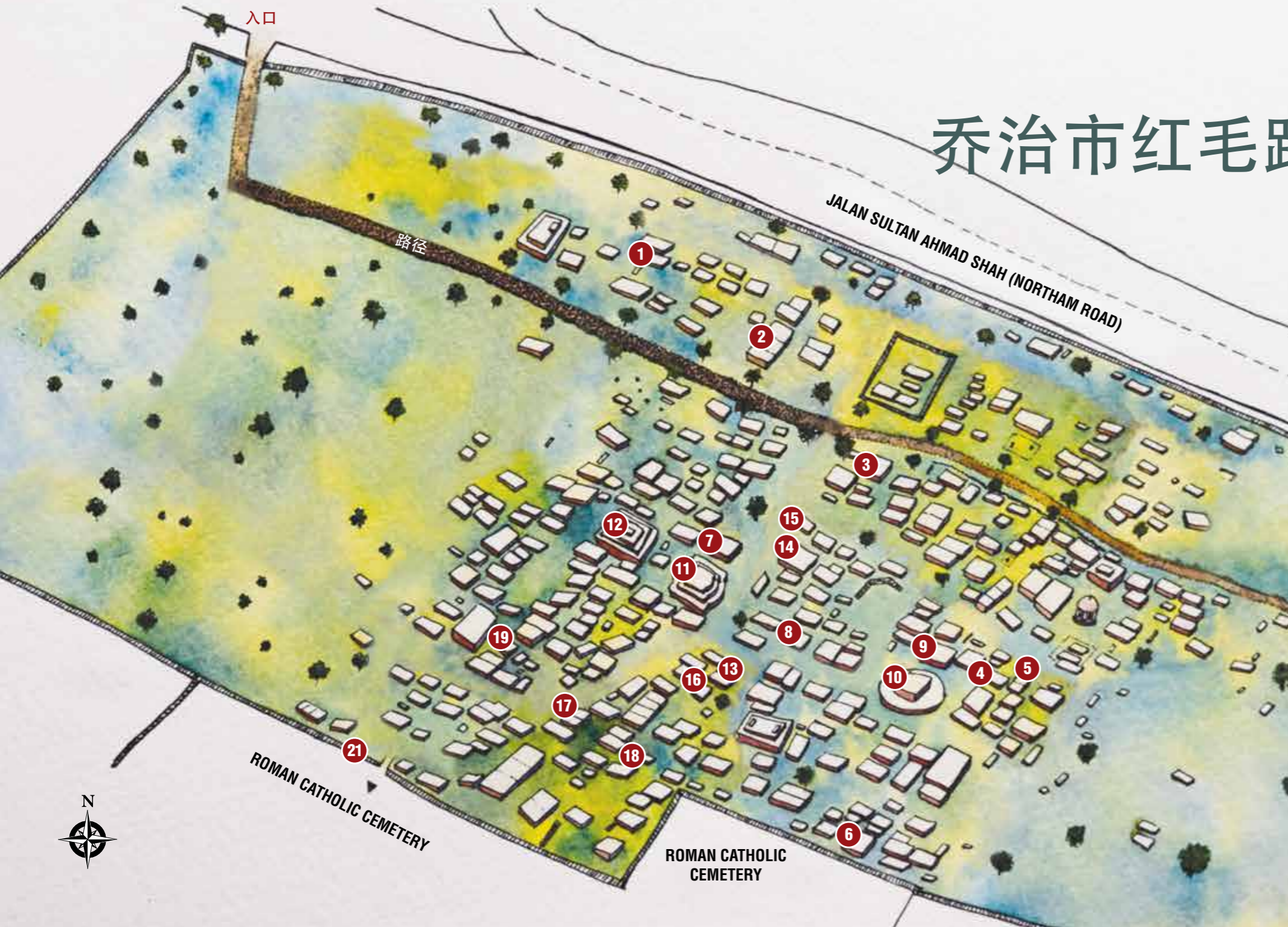
詹姆斯·司各特曾是槟榔屿最大的地主，1808年逝世后给继承人留下的，却是累累的负债，长子威廉于是被迫脱售资产，以支付债务。詹姆斯逝世后12年，司各特家族的债务才终于还清。威廉后来在新加坡安享晚年，最终以81岁高龄辞世。

大卫·布朗前后娶了4名本地女子为妻，死后留下9名子女。部分子女在他死后继续经营其家族产业，包括贸易和种植业。长子乔治·威尔逊·布朗 (George Wilson Brown) 是主要的继承人，他除了继承资产，也继承债务，包括父亲生前未支付的多项土地税。乔治不是像他父亲那样精明的商人，他爱好奢侈的生活方式，经常招待各方友人。

乔治在27岁时因感染疟疾而英年早逝之后，弟弟大卫·沃德洛·布朗 (David Wardlaw Brown) 继承家业。那时候他父亲生前开辟的香料园正值成熟期，让他得以每年赚取可观的收入。几年之后他便离开槟榔屿，回到父亲出生地——苏格兰的邓斯 (Duns) 定居。



# 乔治市红毛路基督教墓园



## 历史名人

	页
1) 迈克尔·阿拉顿·安东尼与 玛丽娅姆扬·安东尼	9
2) 华人墓碑群	10
3) 弗莉达·胡滕巴赫	10
4) 约翰·罗迪克与 亚历克斯·科鲁亚比克/亚历山大·科纳比	11
5) 科妮莉亚·约瑟芬·范索梅伦	12
6) 大卫·布朗	12
7) 杰克逊家族纪念墓碑	14
8) 詹姆斯·司各特	14
9) 法兰西斯·莱特船长	16
10) 菲利普·邓达斯	17
11) 威廉·佩特里	18
12) 约翰·亚历山大·班纳曼	19
13) 詹姆斯·理查森·罗根	20
14) 约翰·乔治·包森牧师与玛丽亚·包森	21
15) 查尔斯·格兰特准将	21
16) 威廉·奥·罗素爵士	22
17) 罗伯特·斯帕克·哈菁牧师	23
18) 托马斯·里奥诺文斯	23
19) 托马斯·凯克威奇	24
20) 威廉·默里 (墓碑现已不存)	24
21) 昆廷·迪克·汤普森 (墓碑现已不存)	25





## 9. 法兰西斯·莱特船长

(Captain Francis Light, 1740 - 1794)  
英国东印度公司辖下威尔斯太子岛（槟榔屿）第一任殖民官

出生于英格兰瑟福郡达灵胡(Dallinghoo, Suffolk County)的法兰西斯·莱特原本是英国皇家海军准少尉，后来以散商(country trader)的身分前往东南亚碰运气。他首先来往于马德拉斯、亚齐和马来半岛之间从事贸易，后于戎锡兰(Junk Ceylon, 今普吉岛)落脚。他热切希望在这一海域建立一个英国人的贸易基地，早在1771年便向英国东印度公司总督建议在槟榔屿设立贸易据点。直到1786年，在欧洲经历一连串战事之后，莱特获得授权，以提供军事保护和支付年租为条件，从吉打苏丹手中取得槟榔屿。

1786年8月11日，英国米字旗在槟榔屿升起。莱特将这座岛屿命名为威尔斯太子岛，其城区则以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名字命名为乔治市。乔治市的第一条街道，即以莱特船长之名命名为莱特街(Light Street)。重商的莱特很快就将槟榔屿发展成自由贸易港，与区域内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展开竞争。

莱特随后担任威尔斯太子岛第一任殖民官(Superintendent)，直到1794年10月21日因疟疾逝世为止。其遗孀玛蒂娜·罗塞尔斯(Martina Rozells)来自普吉岛，为具有葡萄牙血统的欧亚混血儿，两人育有5名子女。1836年，他们的长子威廉·莱特上校(Colonel William Light)在澳洲建立阿德莱德(Adelaide)，并成为南澳的测量总监(Surveyor General)。法兰西斯·莱特的坟墓原本未有标识，至1824年才加上墓碑。当局为配合莱特逝世100周年，于1894年修复了他的墓碑。1936年，为配合作为英属殖民地的槟榔屿开埠150周年，当局在康华丽斯堡竖立一尊莱特铜像。由于莱特生前未留下画像，铜像乃根据其儿子的面容塑造。

## 10. 菲利普·邓达斯

(Philip Dundas, 1763 - 1807)

1805 - 180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辖下槟榔屿第一任总督

菲利普·邓达斯是梅尔维尔子爵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 Viscount Melville)的侄儿，后者是具有影响力的苏格兰政治家，多年来主宰东印度公司的事务。菲利普·邓达斯于1805年9月抵达槟榔屿，出任槟榔屿第一任总督，同行者包括其助理秘书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当时槟榔屿刚升格为英属印度第四行省，与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和孟买同属一个行政层级。

邓达斯是经验丰富的海军军官，曾担任东印度海事局主席和孟买海军总监。他出任槟榔屿总督的首要任务，是在岛上建立一个军事基地。他是务实的殖民官，据说他为了管制传染病的蔓延，特地在岛上设置了红灯区。

两年后的1807年4月8日，邓达斯病逝于贝利克号(HMS Belliqueux)军舰上，遗体运回槟榔屿安葬。墓碑上的碑文将他的出生地写作“北不列颠的阿尼斯顿”(Arniston, N.B.)。在17和18世纪，人们有时候以北不列颠指称苏格兰。





## 11. 威廉·佩特里

(William Petrie, 1747 - 1816)

1812 - 181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辖下槟榔屿总督

威廉·佩特里于1780年代在马德拉斯担任东印度公司官员时在家里建立了一座私人天文台，后来他将这座天文台转赠予东印度公司。马德拉斯天文台是欧洲境外第一座现代天文台。今日印度天体学研究所(Indian Institute of Astrophysics)的历史，即可追溯到佩特里的简陋天文台。

佩特里于1812至1816年间担任槟榔屿总督，1816年10月27日死于任内。



▲ 1880年的马德拉斯天文台。





## 12. 约翰·亚历山大·班纳曼

(John Alexander Bannerman, 1759 - 1819)

1812 - 181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辖下槟榔屿总督

1817年，约翰·亚历山大·班纳曼上校受委为槟榔屿总督，辖区包括1800年并入槟榔屿的威斯利省。在此之前，他是设在伦敦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10名董事之一。在其总督任内的1818年，圣公会圣乔治堂建成。他担任总督短短两年之后，于1819年逝世。

### 13. 詹姆斯·理查森·罗根

(James Richardson Logan, 1819 - 1869)

律师、编辑、民族学家、民权斗士



“他既是博学精明的律师，又是卓越的民族学者，并且为这些殖民地开创了文学。” - 莱特街推事庭外罗根纪念碑之碑文

槟榔屿有罗根纪念碑，又有罗根路，均为纪念詹姆斯·理查森·罗根。罗根在爱丁堡完成律师训练，20岁时来到马来亚。1840年，他在槟榔屿代表一名印度荖叶种植业者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打官司，结果打赢而声名大噪，从此被视为非欧裔社群权益的斗士。在其律师生涯中，他也曾在警方开始取缔所有可能蕴藏私会党分子的组织或活动之后，致力为本地社团及节庆活动争取官方的认可。

罗根也是《槟榔屿公报》(*Pinang Gazette*)的主编，又与哥哥联合主编《印度群岛与东亚学报》(*Journal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and Eastern Asia*)。后者俗称《罗根学报》，总共出版了27卷。在其作品中，罗根推广他老师、英国民族学家乔治·温莎·厄尔(George Windsor Earl)所创造的“印度尼西亚”(Indonesia)一词，使之广为学界采用。他于1869年死于疟疾，享年50岁。

## 14. 约翰·乔治·包森牧师与玛丽亚·包森

(Reverend Johann Georg Bausum, 1814 - 1855)

(Maria Bausum, 1803 - 1846)

传教士

约翰·乔治·包森牧师与夫人玛丽亚·包森都出身于传教士家庭，终生献身于传教事业。1844年，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决定将教会宣教的焦点从东南亚华人社群转向中国。包森牧师曾在威斯利省一所以中文和马来语为媒介的学校服务，遂自愿留下来，独力延续伦敦传道会在槟榔屿的宣教事业。

1855年，包森牧师因心脏衰竭逝世。在他逝世后，弟兄会继续使用华盖街的宣教所进行宣教活动，直到1938年迁入车水路福音堂现址为止。

玛丽亚·包森(出嫁前名为玛丽亚·戴尔 Maria Dyer)是东亚第一所女子学校 - 新加坡圣玛格烈小学(St. Margaret's Primary School)的创办人。她于1843年来到槟榔屿为伦敦传道会属下的华人女子学校服务，不久之后即与包森牧师结婚，却不幸于3年后病逝。



▲ 传教士纪念墓碑，纪念在槟榔屿逝世的基督教传教士。

## 15. 查尔斯·格兰特准将

(Commodore Charles Grant CB, 1770 - 1824)

英国皇家海军东印度分舰队司令

查尔斯·格兰特是苏格兰人，1800年成为英国皇家海军军官。在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期间，他多次指挥战舰在海上迎战法国舰队。由于战功彪炳，他在1815年获封骑士勋章。

▼ 欧洲船只经常以威尔斯太子岛为停靠站，在这里补充必需品兼进行贸易。船员在海上感染疾病而亡，或在海战中受伤而死于船上，是司空见惯之事。乔治市的基督教墓园是许多这类船员的最后安息之地。



1822年，格兰特准将受命为英国皇家海军东印度分舰队司令。英缅战争期间，他于1824年春天率领英国海军的拉尼号(HMS Larne)和索菲号(HMS Sophie)战舰上溯伊拉瓦底河，成功攻占仰光。该部队随后继续往上游进攻，却不幸感染霍乱及其他疾病。格兰特准将很可能也在感染之列，不久之后即病逝于槟榔屿。

## 16. 威廉·奥·罗素爵士

(Sir William O. Russell, 1783 - 1833)

加尔各答最高法院首席法官



威廉爵士在搭乘企业号(Enterprise)蒸汽轮船前来槟榔屿疗养途中死于船上。官方讣告写道：“他在法律方面的卓越能力与知识，与最高尚的廉正之心相联系；他在裁决时所展现的智慧与公平，和他的果断神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他那崇高且负责任的事业尽管为时不久，却已足以让当地人相信，失去他，就等于失去一位总是做出公正裁决的法官、一位捍卫他们权益的人和一位可靠的朋友。”



## 17. 罗伯特·斯帕克·哈菁牧师

(Reverend Robert Sparke Hutchings, 1782 - 1827)

槟榔屿大英义学创办人、教区牧师

1813年，罗伯特·斯帕克·哈菁牧师受委为驻威尔斯太子岛牧师。1816年10月21日，他创办了东南亚第一所英文学校－槟榔屿大英义学。



哈菁牧师创办大英义学的宗旨，在于为不同族群背景的男子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该校创始于爱情巷，后来迁至华盖街。随着学生人数增加，1927年再搬到青草巷现址。华盖街的校舍则改成一所男子小学，名为哈菁学校(Hutchings School)，再后来又成为槟州博物馆（见图）。

哈菁牧师于1827年死于疟疾。每年10月21日上午，大英义学学生和校友都会前往哈菁墓前追思缅怀，然后返回校园庆祝创校日。10月21日碰巧也是莱特（见页16）的忌日。哈菁的遗孀名为埃尔维拉(Elvira)，但墓碑上她的名字却被误刻成Elrica。

## 18. 托马斯·里奥诺文斯

(Thomas Leonowens, 1828 - 1859)

暹罗宫廷教师安娜·利奥诺文斯的丈夫

1849年，在印度浦那(Poona)担任书记的托马斯·利昂·欧文斯(Thomas Leon Owens，后来将后二字合并为Leonowens)与安娜·哈莉雅特·爱德华兹(Anna Harriette Edwards)结为夫妻。这对年轻夫妻随后前往澳洲和新加坡，最后在槟榔屿登陆。利奥诺文斯在槟榔屿担任酒店经理，却不幸于1859年死于中风。

安娜在丈夫死后前往暹罗国王拉玛四世蒙固的宫廷担任教师。她后来将自己在暹罗宫廷6年的经历写成回忆录《暹罗宫廷里的英国女教师》(The English Governess at the Siamese Court)。后来，玛格丽特·兰登(Margaret Landon)以她的经历为本，写成小说《安娜与暹罗王》(Anna and the King of Siam)。安娜的故事也数次拍成电影，包括《国王与我》(The King and I)和《安娜与国王》(Anna and the King)，其中后者的部分场景是在槟城拍摄。



## 19. 托马斯·凯克威奇

(Thomas  
Kekewich,  
1784 - 1813)  
*法庭注册官*



托马斯·凯克威奇是正式下葬在基督教墓园的人士当中唯一的自杀者（那个时代的自杀者通常是葬在无名墓穴）。

根据正式下葬记录，凯克威奇是一名独立商人。不过，他在自杀前曾在槟榔屿第一任司法官埃德蒙·斯坦利爵士(Sir Edmund Stanley)手下担任署理法庭注册官。

虽然凯克威奇曾任职法庭，但不幸的是，他为人所记得的事迹除了自杀身亡，还包括一系列藐视法庭的指控。他是早期槟榔屿历史上所知唯一因藐视法庭而被吊销执照的司法人员。他与上司埃德蒙爵士水火不容的关系最终导致他以自杀了断生命。

在他死后，他的数名遗嘱执行人也因试图审理一项有关合法化其遗嘱－埃德蒙爵士主审的法庭先前已判定该遗嘱为“邪恶、虚假、恶意的诽谤”－的申请，而被控藐视法庭。

---

## 20. 威廉·默里（墓碑现已不存）

(William Murray, ?? - 1787)  
*档案记录中的第一名下葬者*

威廉·默里效力于孟加拉炮兵团，1785年升为中尉。他在1787年12月22日逝世后下葬于基督教墓园，是档案记载的第一名下葬者，尽管其墓碑及下葬位置目前已无迹可寻。

有一些文献将坎宁安（HDD Cuningham）列为第一名下葬者，但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坎宁安死于1789年。坎宁安下葬的确切位置也已无从考证，仅留下一块镶嵌在墓园墙上的铭牌。

## 21. 昆廷·迪克·汤普森 (墓碑现已不存)

(Quintin Dick Thompson, 1785 - 1809)

莱佛士的妹婿

昆廷·迪克·汤普森于1785年生于英格兰萨里郡，1805年娶莱佛士之妹玛丽·安·莱佛士(Mary Ann Raffles)为妻。玛丽在那年较早时随同其担任槟榔屿总督菲利普·邓达斯之助理秘书的哥哥抵达槟榔屿。汤普森逝世于1809年6月29日，当时他与玛丽所生的儿子受洗才不过数个月。他的墓碑铭牌目前镶嵌在墓园内的一堵墙上。

### 莱佛士 - 从槟榔屿到新加坡

斯坦福·莱佛士的职业生涯从14岁时担任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书记开始。他对科学、语言及自然史的浓厚兴趣，最终让他在23岁时受委为新成立的槟榔屿行省政府的助理秘书。两年后，他升为槟榔屿政府秘书。

莱佛士凭着身为槟榔屿政府马来语翻译官的身分建立起个人声望，后来受委为爪哇和明古连(Bencoolen，位于苏门答腊岛西海岸)的副总督，并于1819年2月6日开辟新加坡为英国殖民地。此后他仍持续担任明古连副总督，直到1824年离开东南亚为止。



## 墓碑 式样与材质

基督教墓园内的墓碑大约可归纳为15种式样。这些墓碑使用的材料主要有3种，即花岗岩、大理石和砂石。

部分墓碑或铭牌上刻有下葬者原出生地等资料。



式样1：简单石碑式



式样2：嵌入石板式



式样3：嵌入基座式



式样4：铭牌式



式样5：台石式



式样6：石板式



式样7：方尖式



式样8：带基座瓮式



式样9：带基座立柱式



式样10：未知



式样11：未知



式样12：未知



式样13：未知



式样14：未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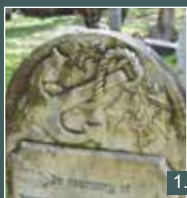


式样15：未知

## 象征符号

根据基督教传统，死者下葬时双脚要朝向东方，以便在审判日到来时起身面向太阳。教会任命的的神职人员则是朝向西方，以便起身时面对其会众。

墓园内的墓碑上可发现各种装饰性符号。这些以切割、浮雕、压印等技术构成的装饰性符号，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



1.



2.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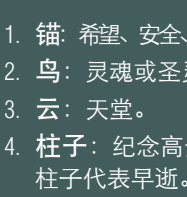
8.



5. &amp; 11.



6.



7.



7.



12.

1. 锚：希望、安全、坚定不移；水手之墓。
2. 鸟：灵魂或圣灵。
3. 云：天堂。
4. 柱子：纪念高贵的生命；破损的柱子代表早逝。
5. 手：上天的祝福。
6. IHS：代表耶稣的希腊文写法的前三个字母。
7. 直角尺和圆规：共济会的符号。
8. 桂冠：胜利或荣誉。
9. 绳索：永恒的象征。
10. 骷髅头和交叉骨：死亡。
11. 卷轴：经书。
12. 瓮：死亡与哀悼；代表作为灵魂之容器的身体。
13. 花环：死亡中的胜利。



## 铭牌 形状与材料

墓园内的铭牌主要有3种形状，即菱形、圆形和方形。其材质主要有4种，即板岩、花岗岩、砂石和大理石。

### 铭牌的三种主要形状



▲ 方形铭牌



▲ 圆形铭牌



▲ 菱形铭牌

### 铭牌的四种主要材质



1.



2.



3.

1. 花岗岩铭牌
2. 大理石铭牌
3. 砂石铭牌
4. 板岩铭牌



4.

## 参观墓园注意事项

- 欢迎参观拍照，请勿留下或取走任何物品。
- 部分墓碑已损毁或碎裂，请勿任意触摸或移动。
- 请勿乱丢垃圾。
- 请勿攀爬或坐在墓碑上。
- 墓园乃神圣之地，请保持虔敬。
- 请勿将汽机车开入墓园内。



## 参考资料

*An alphabetical list of persons buried in the Protestant Cemetery in Northam Road, Penang*

A project of The St. George's Girls School Historical Society under the direction of Mrs Khoo Sian Wah, 1964

Chia, Stephen (2013). *Conservation Study of the Old Northam Road Protestant Cemetery*, Penang, Centre for Global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CGAR),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USM), Penang.

*Heritage Management Plan for the Old Northam Road Protestant Cemetery (2013)* Commissioned by George Town World Heritage Incorporated.

Harfield, Alan (1987). *Christian Cemeteries of Penang & Perak*, London: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Cemeteries in South Asia, BACSA.

Habbegger, A., Foley, G. (2010). *Anna and Thomas Leonowens in Western Australia, 1853–1857*, State Records Office of Western Australia.

Khoo S. N. (2012). *Streets of George Town, Penang: An Illustrated Guide to Penang's City Streets and Historic Attractions*. Penang: Areca Books.

Khoo S. N. (2006). *More Than Merchants: A History of the German-speaking Community in Penang, 1800s - 1940s*. Penang: Areca Books.

Langdon, Marcus (2013), *Penang: The Fourth Presidency of India 1805-1830*, Penang: Areca Books.

Loh Wei Ling, Badriyah Haji Salleh, Mahani Musa, Wong Yee Tuan & Marcus Langdon (Eds). (2013).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ercantile Personalities of Penang*. Kuala Lumpur: THINK CITY and MBRAS.

Loh-Lim Lin Lee (1993). *The Northam Road Protestant Cemetery, A Register of Graves*. Penang: Penang Heritage Trust (Unpublished).

Makepeace, W., Brooke, G. E., & Braddell, R. St. J. (Eds.). (2013). pp. 172-173, 212-3. *One Hundred Years of Singapore (Vol. 1)*. London: Forgotten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1). Ebook link: <https://archive.org/details/onehundredyearso02braduoft>

Turnbull, C. M. (2004).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orton, M., Tagoe, W. (2013). *National Healths: Gender, Sexuality and Health in a Cross-Cultural Context*. Routledge.

Wright, Nadia (2003). *Respected Citizens: The History of Armenians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Melbourne: Amassia Publishing.

---

乔治市世界遗产机构承蒙下列人士在本册子的撰写上给予协助，谨此致谢：

Leslie A.K. James

Marcus Langdon

梁超明

卢林玲理及Arkitek LLA Sdn Bhd

---

中文翻译：陈耀宗

封面与地图设计：Esther Geh



## 乔治市世界遗产机构

乔治市世界遗产机构 (George Town World Heritage Incorporated, 简称为GTWHI) 是槟州政府为推展各种古迹保护计划与活动, 并确保乔治市的文化遗产获得妥善的保护与传承, 而于2010年4月成立的古迹保护机构。

乔治市世遗机构积极从事乔治市文化遗产保护与推广工作, 以确保这座文化遗产城市得以永续发展。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活动的推广、管理、监督和执行上, 我们除了与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相互配合, 也与非政府组织携手合作。我们鉴定相关问题和规划应对策略, 并且透过广泛的联系网络, 征求专家及利害相关者的意见与支援, 协力谋求解决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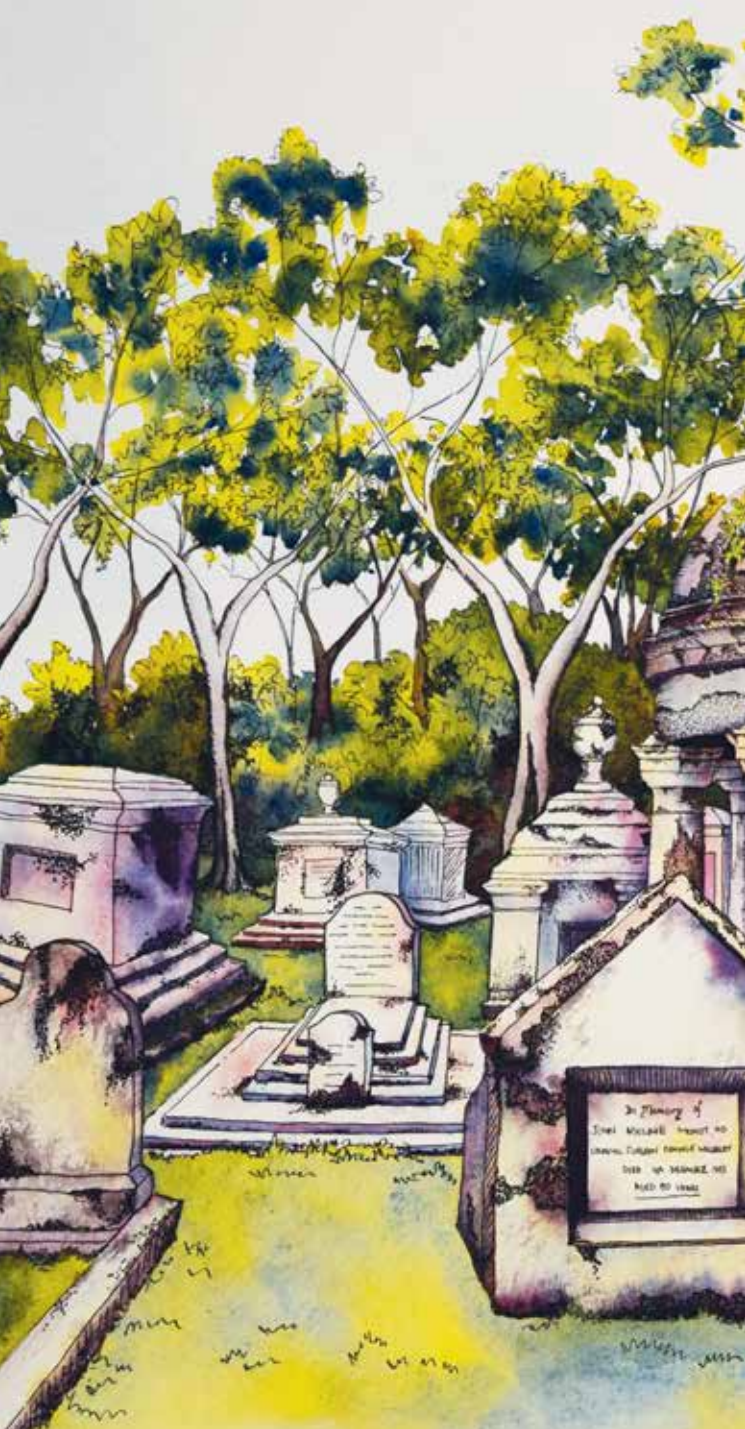
乔治市是活生生的文化遗产城市, 但若未能妥善加以保护, 则难保它能永续发展。因此, 在保护工作上, 学术研究、发展影响评估、空间利用、公众醒觉、形象塑造、宣传推广、公共交通、观光旅游、街道安全等方面, 都应给予同等的重视。

为了尽可能让更多人了解文化遗产区的重要性, 我们与古迹保护专家、州政府、市政局等各相关单位积极合作, 以确保文化遗产区获得妥善的规划、保护与管理。我们也与历史学者和艺术工作者携手, 推动相关的教育计划与文化活动的。

我们也为古迹建筑的业主、建筑师及承包商提供咨询与建议, 不时举办古迹修复技术工作营, 并且设有关于乔治市及古迹遗产的图书与电子资料库。我们也通过举办讲座及其它教育性活动, 让中小學生、大专生及公众人士认识乔治市文化遗产。

本出版品版权属乔治市世界遗产机构所有。在未取得本机构和/或作者的书面同意前, 皆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散布、重印或利用其局部或全部的内容。若存在任何无意的错误或缺漏, 本机构概不负责。





**GEORGE TOWN WORLD HERITAGE INCORPORATED** (899127-U)  
116 & 118 Lebuh Aceh, 10200 Penang, Malaysia.  
Tel.: (+604) 261 6606 | Fax.: (+604) 261 6605  
Email: [info@gtwhi.com.my](mailto:info@gtwhi.com.my) | Website: [www.gtwhi.com.my](http://www.gtwhi.com.my)